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墳

謄錄監生臣鄧肇槐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傳五首

二陳公傳

陳長公者名察字原習其先閩人徙常熟遂為常熟人  
常熟故多豪陳豪族其人類長者高皇帝數以法破誅

諸豪首獨赦陳氏自如為其以長者故四傳而公父光  
祿君隱不仕母譚淑人夢斗間氣下傳體寤而視腹有  
赤文曰鳳已遂娠生公公生疑然莊甚動止自矩下帷  
日夜誦不輒補邑諸生俄光祿君坳公苦而仇酒肉之  
味者三年故令邑揚名甫請得屬光祿碣曰不佞令辱  
誌叟以諸生賢竊知叟蓋光祿君少子寰亦諸生矣久  
之公遂舉進士釋褐南昌推官滿三載高第入為留臺  
監察御史尋召治臺事中貴人瑾擅而公持議亡所屈

坐罰輸粟邊百五十石瑾後伏法殊死而義子寧彬煽起益甚公力爭不得嘆曰死耳而不難太夫人耶是時譚淑人春秋高尚亡恙云公移疾歸養又可九歲而會寰免檢討亦歸譚淑人趣起公曰若母以吾老為念而遂孤天子大恩公乃起守故官俄當出按滇上疏言天下大計五曰備荒曰治兵曰屏盜曰水利曰民牧俱下所司條著令寧王宸濠反義子彬說上以南方饒樂可游上欣然嚴中外且發公抗言美兵者陸梁彭蠡間寧

能舉大名哉發三千騎渡江可徑縛取奈何屈萬乘尊  
奪吏士任且上出而京師空然無六尺寄撫監即北不  
憂邊不憂蕭牆內耶上不憚切責公奪一歲奉公遂行  
按滇屏騶呵以身周行箐棘而微刺民間得失滇中別  
產銀幸臣請縣官場而權之歲可佐度支費什一下使  
者議公持不可曰此兵端也且上以采用事者覩其利  
余覩其害而從吏之不可竟罷議金齒帥沐崧挾中貴  
人魘而嚙公劾治如律上亡子公疏略曰臣越在外徼

妄干國家大議死罪死罪陛下之踵先帝稱尊者十五  
矣先帝十八年而棄羣臣亡卒然之患以有陛下也陛  
下多狎游壯未有子羣臣心怦然竊害萬一宜早定大  
計擇親賢寘禁邸端良之士屏翼左右陛下固萬壽無  
量庶有以培本根消窺伺臣民不勝大望不報亡何毅  
皇帝晏駕上即位下詔求直言而公還自滇數上書陳  
君德興革計弊復出按蜀公說上以罷蜀鎮守及諸織  
造中貴人具其狀甚悉中貴人尾得書語相銜公刺骨

謀格不下然上固已心動後次第有所裁具如公語公之按滇而蜀也一罷青驪布袍導二吏符節而已岳守而下大懾服惴惴亡以奉下風墨吏先公解印綬去試諸道偕計吏者甫畢以譚淑人喪免公繇郵書中受訃即被髮跣且號踊曰天其柝不穀得以九歲侍而易一日耶公服除再入為御史王邦奇者士人也例罷所任千戶不得志緣上意誣大學士費宏等給事中楊言因遂紕邦奇上恚謂為大臣遊說即朝置獄訊備五毒公



大呼曰臣察頤以不肖軀易楊言地下衆錯愕引辟而上連目攝公不為動退復具草言亡論邦竒語非是大臣不自飭扞文罔亡以消厭人議惟上體貌終始其聽自劾邦竒別下司寇獄彈治勿令天下有以窺見風旨上曰善因遂寬楊言獄弗誅十二軍帥侯勛方挾幸為姦利巨萬公時監軍事發其陰請賜罷上謂御史戇吾不愛一勛以謝御史其令侯就第公守御史久同列屢起大位幾徧始遷為太僕少卿垂拜公復辭薦代人太

僕於故事不得辭又不當得薦代人坐謫潮屬邑校官  
公怡然卷衣出曰察奉臺事亡狀又數妄言當僂天子  
幸哀憐之潮萬里寧謫人也於是倍道趣潮聚諸儒生  
譚經學諸儒生人相勸亡倍陳公暮歲移信州倅距倅  
南昌更可三十歲治如其南昌亡見遷吏能已晉浙江  
按察僉事俄超為副使踰年而遷山西按察使亡何遷  
山東右布政使已又遷浙江左布政使入為光祿卿既  
上皇子生贈祖父官錄一子太學生吏部言南贛闕撫

臣請以陳察任報可卿三品又遷自左使當為副都而大臣者失其名以公不先事見嘆之僅改左僉都御史之鎮公則申先都御史王守仁束約定甲保繕要衝勒習技射士密筴授之捕鹵盜魁盜相戒請明吏毋污陳公質為也而公益頒高皇帝大誥闕里社社人給小學彬彬矣上行且召用公然公倦游乞骸骨辭至上殊非所望曰都御史輕去朕耶吾不用矣公故受經羅文莊而友張潤章拯相與劇切為君子歸杜門益讀習濂洛

諸先生書希闊外事監司歲時行部間造公公度其人  
長者乃已或其人非長者而侈則徐出所飯麥強飯之  
曰余田父甘也公又多吳語刺刺是非咸逡巡避去所  
寢即生平不二衾蔬肉分日而食冠衣袽亡易第令綴  
以絲襪色錯然而失其故少年覩以不堪或相率摘  
訾公非情云公之事譚淑人二毛矣于于膝間為嬰兒  
慕歲秋先其鄉人入租稅既老病且亟捐私田三百為  
邑助博士弟子貧者曰吾異乎所以益子孫侈者公卒

年八十三有集及奏草若干卷

王世貞曰日者余謁陳公山中也公亡少余而以朝事質某某死兵者某某諍而死者瞿然起齒擊曰彼其以余而牖下非夫哉則又曰為先彼死者死為後彼死者死彼何死矣於乎陳公亦竟老且死矣

陳季公者名寰字原大其先世具長公傳中公生秀髻眉小長益敏而竒悟譚淑人宿治佛嚴晨從樓誦諸品經而卧公樓下竊聽則已闇記可十餘品譚淑人驚曰豎子安所得

之公笑曰媼晨不樓誦耶嚮者吾固耳之乃始出就外傳亡何  
補邑諸生治經經明遂舉鄉試第三人不第還入太學太學  
試諸生公輒居首明年舉進士所上策竒弗錄故相長沙  
公嘗見公文而歎曰此豈其側注冠負敦而賈於市者衆何  
鬻焉公遂入為庶吉士益讀習中秘書滿三歲以高第畱為  
翰林檢討大內災公上書言先皇帝未辨色而起謁上  
帝已復告於寢出朝羣臣召對以間考得失祭必躬裸  
獻終始十八年即亡以寒暄小故廢罷者主上所親覩

也今奈何獨厭法服謝拂士貂狐之裘貝帶鷄翻而射  
馳大鹿之墟乎臣愚東之諸王邸仰觀先帝嚴藩屏備  
不虞甚慎悉也上往奪中貴瑾筴邸罷王不置瑾自以  
孤上易發耳臣愚以為修故事擇近屬賢者寘邸中上  
一旦有子令還國亡害也公所上發奸人諱又他條絕  
逸慾遵顧命禁橫斂正法度節用語多戇上不省奸人  
從帷中下公奏奪半歲奉公鬱鬱不自得且念譚淑人  
老謝病歸公與長公更出入而養譚淑人時時致所善

鄰母接席飲婦手視水陸公品嘗而進之譚淑人暑中  
疫公不解衣而扶侍者月餘衣廁踰垢生蟻貌損髮盡  
白良已譚淑人間自懽語吾養兩兒祿者妾即堵居水  
飲不戚矣上改元以修毅皇帝實錄召仍檢討公言邇  
者采尚書故實上六館此不過從牒囊中探得之何關  
人主大計即翰林臣臚列具負耳今以為宜復古左右  
史記言動秘燕之間備列彤管亡令他日盪夷國是又  
丈皇帝下金陵諸緣故主駢僂父老一二志焉臣不佞



首陽之饑豈紂聖武王耶上幸人賜一傳瑕瑾不掩庶  
有以風示永永不報新都公相則已心器之謂曰吾老  
矣史且待子而成遂薦公經筵講官公不能效書生變  
變語其所陳析治忽要致些言疊不厭上起目屬之且謂  
閣臣若講不當如是耶宮中有妃之戚或謂且罷講公  
言人主寧以一微戚廢大典無已則殺吉而事乎上曰  
善時公以久當遷者數會譚淑人喪解官公日馳一羸  
蒼頭從而南哭涕交柱於頤廼圻矣工方戒為譚淑人

像未成也公尸息有間蹶然啼曰予庶幾得之墨之準  
已晴已顰輔跪而加丹粉馬啼未絕而譚淑人之像儼  
然公非素所受術也長公自蜀來望大號曰母而在哉  
公與長公毀俱甚又三歲起復具如故新貴人繇議禮  
驟遷患所羽翼寡而宿嚴重公欲以風致之公謝曰諸  
君吾故人非不知從諸君貴第吾憂身後耳實錄成復  
當遷公乞南遂為南京國子司業是時增城湛原明祭  
酒也教授諸生數百人褰衣矩坐講說道理公始慕

稱之既益習其指撫掌歎曰吾舍我而求之亡羊之蹊  
耶顧謂諸生趣歸事父母毋徒褻衣矩坐為也亡何長  
公坐事謫潮公不忍其老遠謫移病請急與偕行萬里  
抵嶺而別遂歸卧益堅繇薦乃起為國子司業天子方  
中興制禮樂下有司毋得仍孔子王稱其尊為先師而  
言者遂上書言闕里廟器物王者非當公持不可曰陛  
下尊孔子先師以抑之耶將尊之也即尊之闕里制當  
益亡所裁言者不自惟而謬推測聖意宜寘罰上報如

公俄起南京國子祭酒已拜則上所論次太學章及勸  
上進德勤政戒土木省齋祀上覽書善之謂寰忠愛朕  
所進留覽公先後蒞太學司業者再祭酒者一其大指  
寬體輔情而行最後整條教策怠惰時時周訪諸生貧  
者老且病者資給之以故爭自喜得出陳公門幸甚然  
公晚更官薄助教劉世龍者封事多所譴忤徵下獄柄  
臣疑其端銜公公遂致仕去公去可四歲而長公罷中  
丞則日夕相與考問德義間出而鴈行白鬚眉簪履甚

都稚子走相邀指曰此二陳先生也公卒之年六十有三所著集二十卷

王世貞曰海內故稱陳長公敢言云即亡及季公者觀後先所上書抑何抗爽便治也公所業文累起為儒官得非以文藏乎哉悅諍之世諍士無名諺云少所見多所怪今得亡季公怪也余雅善公子文周間為余言季公內行甚淳備不易屈指余不志志其大都焉

湖廣按察副使沈公傳

世宗朝甌閩海之賈於舶者挾島寇以通我奸民詔故  
中丞朱公紈治之朱公嚴於屬守吏鮮當意顧獨賢紹  
興守而紹興守亦慨然與朱公合筴思盡剔其奸弊守  
固以三尺奉朱公然內調劑之不使盡聽法而又不欲  
以已見德當事者為中朱公以快諸奸民因併中紹興  
守遷為湖廣按察副使矣竟用守事罷守固紹興所稱  
循吏沈公啓者也沈公雖失官然不失循吏聲以老壽  
終而諸子孫數十人亦多顯者嗚呼沈氏之天定哉沈

公字子由蘇之吳江人自其誕時而母吳夢若麟為廬者寤生公弱而父見背為諸生朗雋有聲嘗構失產勢家且訟且讀書訟勝而書亦就舉應天鄉試更七舉始成進士授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亡何而世宗皇帝當幸楚所從水道則南京具諸樓船以從具而上或改道耗縣官金錢不具而上猝至且獲罪尚書周公用意疑之以問公公曰召商需材於龍江關急驛偵上所從道以日計舟可立辦夫舟而歸直於商不舟而歸材於商

不難也已上果從陸得不匱水衡周公乃大賢公矣中  
貴人請修皇陵錦衣朱指揮者往視之而尚書宋公請  
公與偕往朱指揮謂公竊有請也錦衣故當遜部曹而  
指揮秩高於曹郎請以秩坐公唯唯朱指揮大悅有間  
公曰竊亦有請於公高皇帝制皇陵不得動寸土違者  
死今修不能無動土而死可畏也朱指揮色懾曰請如  
教已見中貴人而公具以前語對朱指揮復從傍吏之  
乃見為飭垣屋以報所省復巨萬萬宋公益賢公不以



官稱而恒稱為先生當三載考北上宋公餞於郊曰主  
事固不當餞自為國士耳既考最留主事刑部轉員外  
郎郎中時尚書為聞公淵積已賢公而公後先所承詔  
獄三十餘事讞亭情法間至損上威以信所守而聞公  
亦時時從中調護得不罪無何用能舉為紹興守紹興  
轄縣八獨會稽新昌蕭山田與賦左累其長至賠產以  
償公平其額而殺之里俾輕而易完蓋久之人人稱便  
矣郡田於山多苦旱室廬櫛比苦火又濱海苦魴為虎

者公禱於神輒應至虎復為魴渡海去其他政績往往類是而賈舶之議起蓋舶客許棟王直輩挾萬眾雙嶼諸港郡要縉紳利互市陰通之而持中旨恫喝公且授疏稿曰公第上必郡受其利而公得善遷去公持不可要薦紳怨之刺骨公所以調劑朱公不見德而與朱公俱中者也公副使湖廣時督撫侍郎張公岳屬紀功公即請從中軍往張公不懌曰捷至不遺若也戰危事而一旦叵測奈吾何公起謝曰故事也即不在行而以級

請賞誰為辨者遂與監軍張副使借之軍所卒狼跳挾  
一首至云此黑苗酋某也公絀之曰黑苗酋某久著勇  
而此僅踰冠必詐也監軍不自得引去俄而黑苗酋某  
復出抄掠監軍乃前謝曰公寔德我時官兵利級賞多  
所縱殺公令生獲口與級同自是全活者衆矣張公亦  
遂賢公且有薦而公已用紹興守罷公前後四為南北  
曹屬守郡監司五受其大吏知而五公者皆海內稱名  
臣碩佐其賢公不啻口出然不能勝其郡之要縉紳與

一二用事者至使與苛墨選悞吏俱罷可歎也公既歸  
築室仙人山結詩社以自娛快出入侑素若不為官者  
其教子弟治經術孝弟力田斬斬有法不輕出入公府  
而使者干旄以時至詢即為露見利病佐其守攤稅已  
佐其令築城度行而有私損弗恤也性好義急人之難  
甚於己嘗與計偕還道遇其師盧生癘傳其從者舟人  
業舍之矣公要之所載舟旦夕謹視湯藥未抵舍而愈  
癘竟不染也公博學無所不窺諸經子史陰陽律歷水

利洪範紫微堪輿家言而尤邃於易所著有家居稿南  
北稿西臺淨稿越吟稿楚吟稿雞窠嶺稿南廠志南船  
志收越議略吳江水利考杜律七言註晴窓便覽若干  
卷公年七十有八至老死視履不衰四丈夫子一為鄉  
貢士二為太學生十三孫一舉經元二太學生五為郡  
邑諸生十曾孫俱舉諸女三輩十九人皆配字名族所  
謂天定者此也

贊曰蓋沈公嘗為十二議議海云具集中自舶難起當

事者以重屬朱公朝報可而恨夕不得致之迨朱公稍欲為所欲為諸惡朱公者朝報聞而恨夕不得去之夫以朱公才大吏人所望而佐之以沈公而俱不免何也築室道傍三年不成厥亦有居其罪者哉蓋又十餘年而舶禍大作乃稍稍稱朱公晚矣即沈公十二議始固落落卒之龜筮著筮何異焉然朱公矜峻重名節厚責士大夫而深誅小人卒之義不受獄吏辱以死沈公恢恢雖晚達而蚤困其所以施於後者宏矣

四川按察副使章公傳

章公美中者字道華其先常熟人父封評事公徙家石湖傍為吳人而公生則已警穎九歲善屬文稍長居窶讀書石湖寺至丙夜不休寺僧異而飲食之間游丁翁邸丁翁知公非常人則又飲食之為折券曰富貴幸無相忘也公亦竟弗謝去當推擇為子弟員試於邑第一人自是連試輒高等而屬評事公卒家益貧所授經諸生修贄輒以分諸昆弟毋異儲久之舉鄉試又六載成

進士拜大理寺右寺評事守文法母害滿三載考授文  
林郎尋遷左寺副公好為潔修自矩寡合退曹儼一牝  
馬羸至見骨曰吾蚤暮亡貴人造請安事千里也即有  
所賦撰口囁嚅索管染側理竟促鏞之筭矣居無何擢  
江西按察司僉事分部豫章豫章故多顯貴人而相嚴  
時亦在部中凡相嚴所愛幸監奴中外戚黨指使陰喝  
郡邑若取寄來往郵置視以為下廐公獨禁弗予馬奴  
恚即榜繫之臺使者為請弗得自是嚴氏奴多取間道



去而公所按讞即它顯貴人居間亡所假借豫章諸侯  
王有藏匿亡命者公遣謂之曰法自高皇建也大王為  
高皇帝耳孫而身悖之使者以宗正條收王之舍人子  
王亦終能匿之耶立出亡者人或謂公太峻得無虞身  
耶公曰吾虞隳三尺耳不能為七尺計民舍灾公馳而  
拜之反風火息已捕逐豐城盜殲其魁餘黨解散兼攝  
七道篆事如剗一切治理流聞前後臺使上書薦公者  
凡十三輩而會公入賀萬壽所以謁報相嚴無加禮相

嚴復用前事內銜之持不肯下凡五載始遷廣西叅議  
廣西故西南夷地多獠獠錯漢民而居奪攘矯虔日尋  
干戈人不覩老公以法整櫛之咸惴惴受吏盜陷太平  
諸郡公先諸道兵撤其衝捕盜首百餘設伏夜搗賓利  
徭降之土兵當調發而北禦倭公戒毋後期後期如明  
法已又戒吏毋尋前例受賕受賕輒僇以故兵吏交惕  
息赴約恐後公以其間修明學官令風諸弟子衿裾其  
魁結彬彬矣而公所按部出入箐若冒瘴毒寢以成疾

數請告會遷四川按察副使鎮松潘公念疾無已時而徙地益遠益忽忽不樂遂遁歸里不復出時年僅四十四云嶺東譚大初者與公分道江西偕往相巖所揖其子弟中貴人不拜逕出其治廣西又後先得代而廣西士民謳思之曰譚公為政若霜日章公嗣之守畫一公之歸也譚公已前請休里踰一舍所迎置酒相勞曰拙宦跡類固當公竟成歸耶不佞蓋先為日矣公前所買田宅以與諸昆弟既歸貧不能著業至僦宅旅舍以居

東身為儉約奉母外食不兼盞而佃入竒羨用資戚黨  
緩急歲時捐粟丁翁子曰甚愧終約不能如韓王孫粟  
自吾力耕出耳公於守令有造請絕不敢謝亦無有以  
居閒請者其為人若嚴冷抗手軒目寡言笑或以貴倨  
目之而中實冲然不自足於詩近體宏爽開壯有開元  
大厯風書倣祝京兆得大令遺筆然自謂日力寡衆體  
未備云隆慶初中丞林潤御史董堯封相繼上公名報  
聞意且將大用之而公卒矣距其歸蓋十年而公卒後

譚公復起婁遷至尚書

王子曰當隆慶初不及用章公而以死惜哉夫士居約  
乃見節義公兢兢守三尺炙手若執逝不以濯退而食  
貧其甘如飴螻蛄之音不入於耳賢哉章公段令公出  
而驟顯如譚公亦奚所庸出也易云介于石不終日貞  
吉公庶哉近之矣

廣東布政司右叅議益齋趙公傳

始趙叅議公年八十而余素善公又熟公伉健狀則盛

為言張大之以為公於天地之所委獨受其龐渾而博  
大者其氣恒有餘而巧若有所不足天下固不幸而不  
獲盡公之用以老公幸而不盡用於天下以其餘為百  
年為多男子為不朽之文章公且讀且首肯居二歲而  
以公卒聞矣又一歲而其子用賢以何子之狀來請傳  
曰公治命也夫趙公以一言故不能忘其身後於易簣  
時而余言雖不讐要為有當於公心者乃稍次其狀傳  
之以慰永永趙公諱承謙字德光別號益齋其先宋宗室

有簡國公仲談者再傳而渡江為江寧人又十一傳而  
松雲公昂贅常熟遂為常熟人有三子曰封吏部公玘  
最少者也昂既用義起家不專為殖至玘而益甚竭廩  
粟乞饑人而焚券不責償又推其業以予外家之歸戍  
者以故義聲隆隆過於父然益旁落不能家而有四子  
俱業儒公其叔也當公之十四五操觚為文事伉健所  
得書多經竒吏部公撫膺而嘆曰吾不貧矣然竟吏部  
公卒公始補博士弟子依其仲居仲時邑邑不樂公問

之曰久儒減仲產胡誦也公乃脫身與數敝器出僦一  
甕舍而栖嬾蕭宜人夜泝澣而晨供公之讀而時不能  
溫突意豁如也顧試輒在高等文益有聲抗經席為人  
師戶屢恒滿束贄之羸佐公讀矣而公大試應天輒又  
不利歸而益勤勵於學夏月恒自程以丙夜蚊噬兩股  
如蝟弗已至戊子舉鄉薦業已四十餘試禮部又不利  
卒業太學大司成試其文而異之合六館諸生為文會  
而公司其雌黃蓋十載始成進士明年釋褐江西贛州



府推官贛俗囂其豪仰刀筆而食以間把持本富人長  
短稍不給即為文致其罪訟之官而黨更迭為證佐歲  
所破凡十餘家公至廉得其狀即杖而出諸境一郡稱  
快公嘗為郡征商即為商約毋得故低昂其價要以商  
不困而官用足遂著為平法又嘗攝贛縣而縣尉為龍  
南盜得洶洶欲挾而攻縣公從兩隸單車逼盜壘陳說  
利害甚暫盜叩首請死罪送尉出公以片紙白御史曰  
盜一切解散為良民矣公又嘗攝寧都縣當賑而御史

行部至贛公曰吾不忍以饑民易御史權也畢賑乃往  
謁諸境以不及謝御史好謂曰若何謝為若代御史起  
劫民御史故當謝也蓋公為推官三年而臺薦凡七剡  
它激獎稱是以給事御史選召而郡有董太常者不便  
公颺言曰是夫老不應格矣而又強項奈齟齬諸公何  
遂得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久之稍遷驗封郎中時分  
宜相當國而子世蕃者嘗識公使所善諷公曰良苦寂  
寂亦有意耶吾能致子北公謝曰老憊不願北也公於

曹偶中鮮所與顧獨善鄭公曉而好楊公繼盛即二公亦懽然恨得之晚也間謂人不識趙君耳庶幾汲長孺霍子孟之風公為文選驗封垂六載亡害嘗署太醫令金百五十不以橐而以佐其長斥買公邸待代者俄遷廣東布政司叅議公意不樂曰吾老矣奉尺一璽書為縣官治貪墨吏養赤子而令被金紫碌碌持文議官長後也然公益強於職所轄潮惠二郡延袤二千里一歲而拊歷殆徧和平盜李文彪事起兵備僉事尤君瑛問

計於公公貽書報之曰五嶺出風氣外盜幸未成亂宜柔之而已夫用兵者不必有勝筭其小人利賊資而君子利功兵起禍結財匱人困竊以為所當深念也且吾左右皆賊黨也吾推心賊腹而賊寄耳目於吾股掌間故兵符卧寢皇甲士不下睥睨而賊已伏隘左矣不佞敢以龍南之事進下吏尤君慄然與公合筭撫下之得不亂公為人長七尺餘脩眉虬髯軒鼻自其少時諸生出入里舍兒固已目屬之而辭貌嚴冷不能骫骳傳人

意間有所不可目光炯炯射面鬚蝟張且語且咤稍已  
伸則理鬚懽然亡留懣以故所交往雖嚴事公而不及  
怨然亦竟用以此罷蕭御史者公同年生也意有所屬  
於公公不應而王御史者以使至公待之簡因相與望  
公曰趙叅嶽嶽來欲折御史角耶誣公以它事論鑄其  
職歸里然公潔廉其為推官日執行賂者置之理為叅  
議白博羅令之寃却其謝此聲聞人人即御史不能以  
簞盞誣也公歸絕口不言廣東事謀隙地為圃鑿池築

容老亭偃息其中客至輒命觴奕留連竟時邑饒佳山水興至即出興盡乃返又嘗為耆英之社里中人艷而圖之公性儉質不好靡布衣至十浣飯一脫粟而痛其先不逮養享祀務致方物所以延客亦豐其經費至嗇而勇義不為節嘗捐百金城其邑又捐粟百斛為量田費諸中外宗戚大小靡不衣食其餘者晚壯御媵不衰而少却奔女好為詩詩得香山隨州意然至成一篇輒棄去不成稿五十餘而貴貴至四品然先後僅四政六

十餘而歸歸又近二十年而卒然學士大夫猶以未盡  
用公與公之未竟壽為惜公之所以遺用賢深哉公丈  
夫子三人用賢其長舉應天鄉試有雋聲諸孫六人

王子曰讀公所報尤瑛書深哉乎其思也嶺寇起十餘  
年屢用兵志必在勝之財與力日困民日以減而盜日  
益至于今尚未得要領也書所謂賊著耳目我而我推  
腹心賊班班乎其若覩矣夫安得肉趙公者於骨而與  
之論廣事哉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傳五首

張文忠公傳

公浙之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  
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

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為公笑曰諸生不當書院耶我胡以不當故自若而其所持論慷慨中窾即遊於監司守相間母能難之矣遂為諸生祭酒蓋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時天子方南巡狩其明年世宗皇帝即位始臨軒策進士公得第二甲隸事大理時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后者久之不決公乃上書大畧言上既以興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

孝宗自有子奈何舍獻帝弗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時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官議報聞公亦去為南京刑部主事乃下議議尊孝宗曰皇考獻帝曰本生父而公復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夢疏亦上具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齟之矣然天子益已心動而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天

子用以連柱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始定召公與桂公  
超拜翰林院學士公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  
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府  
詹事為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其學  
士侍經筵如故公數與尚書持論邊事即執政筴邊事  
欲屈其尚書公復為尚書持之至抗疏辨上輒伸其指然  
諛者遂欲宗獻帝入太廟公力詆其不可乃已御史錄  
按山西有所逮張寅以為即故妖人李福達也而侯勛

為居間御史即劾侯勛詔下三法司獄獄成上獨疑三  
法司黨御史而傾侯勛以屬公與桂公方公反其獄公  
遂領都察院賜二品服金帶遂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輔政仍領都察院賜勅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  
褒獎殊至賜玉帶公念以書生片言當人主意非久取  
相位思有所報劾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  
意奉公守法即怨謫弗卹也尋賜銀記二一曰忠良貞  
一一曰繩愆糾謬得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

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上享太廟回公侯道左數目屬之賦詩以賜曰予喜荷天眷賚賢作邦珎再賜玉帶及蟒服上既以尊崇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衷於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公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首揆以才受上知然不能如公深而上所密問公月以十數時時稱公別號及字時桂公亦入輔名寵俱當公亞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

為惡語交關上前楊公得因是以間公詔暫歸俟用而  
桂公削保傳以免公歸至天津而上念之詔行人召復  
相公入而楊公為霍公所論逐矣上怒楊公甚欲置詔  
獄逮公力寬解得免上嘗諭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  
中貴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高帝以  
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  
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上為悉裁革鎮守監  
倉市舶之類後先殆盡公所疏審幾微專委任惜人才

求民隱諸條上嘉納之是時上日事經筵講求聖學作  
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公天下欣欣望太平而  
公又自言禮起上以明聖述作為任事取公裁定若分  
祭天地南北郊尋壇於東西為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  
像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其大者公初名璉字秉用至  
是以上嫌名請上為易名孚敬字茂恭手書賜之居第  
成以獻皇帝書含春堂及金幣羊酒賀而所讀書姚溪  
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為新之賜名曰貞義其堂額曰抱



忠時夏文愍公亦以言禮貴驟當上意於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序有言公橫者乃乞休比行上賜公服牙笏以識意歸無何召復位進兼太子太師再乞休再召進少師時昭聖皇太后於上有推立恩而上所生章聖皇太后日重昭聖猶以故事裁之不為下上不憚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倖橫燕中所為多不法既徵知上指恐惴甚而燕中少年亡賴蜂起爭持脅其金帛母筭後稍稍不能酬乃上變言其詛

魘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  
狀昭聖迫乃因上後宮有它慶以延齡請上益怒遂欲  
坐延齡反族其家公固以為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  
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其對如  
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上  
疏謂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  
一不食有它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恚謂公自  
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我奚當自悔不從廷

和耶廷和者初持考敬皇帝相也上故為重語欲以愒  
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公與太后  
世延齡得長繫矣公為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  
臣體而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  
姑息為撫安計而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同叛殺其將  
公益自信薦劉源清卻永為大帥以必得賊為主而所  
薦頗不任帥賊挾黨以重僅購其黨首相殘得一二主  
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屈矣公有子中書舍人

遜志賢而天哭之成疾乞歸上謂公胡忍舍朕耶得無  
以言故邑邑幸寬之謂夏公也公抗辨不置然自是乞  
歸益力而上益厚公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  
者吾手調亦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飧自愛以輔朕為忠  
之大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歸上知公不可奪乃許致  
仕歲給八騶月奉米八石所以優崇禮加於它相公歸  
之明年上使錦衣緹騎帥視公疾且促還朝公強起至  
處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歸蓋又三年而卒春

秋六十有五上時幸承天聞訃為哀慟下書褒揚甚至  
贈太師謚文忠有子四人長即遜志遜臣太學生前公  
歿仲遜業尚寶丞季遜庸中書舍人俱有文學世其家  
而皆蚤逝不及大用時人惜之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  
進士僅六載而拜相天子之所以禮信之者自明興無  
兩焉凡所創革典制雖上自信以天啟而得之公者深  
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  
天下迫於議禮而口非公者十之九忌公貴而刺之者

十之九久而稱公是非公者半公歿而思之者更十九矣當公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而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以觀公哉故因其孫汝紀之請而為之傳公別號羅峰所為名書院者也最後上呼之羅山因更稱羅山

贊曰公相而中涓之勢絀至於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於里者誰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後主所是為令未有悖也考而不已則

宗宗則入太廟入太廟則有祧公在難乎其免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即不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

瞿文懿公傳

瞿文懿公者諱景淳字師道始家昆湖傍學者尊而不敢以官稱曰昆湖先生既卒而天子賜之謚曰文懿遂改稱文懿公云公之先有遯齋公者薄元德去隱常熟之湖上更五世為封武選公某又三世為封少宰公某

又一世而為公公生十月能誦詩關雎八歲善屬文久之補博士弟子聲籍甚公之為經生業其思川湧雲聚頃刻得數百千言時甫踰冠而試輒屈其諸老先生諸老先生人人自以為弗如也顧其試南京輒不利而於其業益精工務究於所以作者之旨而不為蹈狗所謂朱絃疏越一唱三歎有餘音者矣吳中稱故相王文恪公經業為明冠獨公繼之王公會元及第而公久困諸生間減父產教授里中自給意豁如也會提學御史衡



水楊先生識公以第一人試南京而侍讀無錫華先生拔公自棄卷寘前列其明年甲辰遂亦用會元及第而天下以知人歸二先生授翰林院編修之三年分試禮部尋入內閣理誥勅封懷慶諸王為副使奉冊還授中貴人書再分試禮部滿九載最遷侍讀請告歸侍秦太孺人與偕之京師復分試禮部尋主武試出主應天試以久次為左春坊左諭德侍讀如故丁秦太孺人憂歸服除守故官遷侍讀學士視翰林篆總校永樂大典復主

武試七何以太常寺卿領南京國子祭酒事已即南京  
為吏部右侍郎其尚書缺遂攝部事尋兼攝禮工部事  
三載當入奏績而會今上初以禮部左侍郎召旋用大  
典總校勞兼翰林院學士仍佐部事食二品祿公感奮  
曰上果用我矣時大暑就道而病歸里上疏請告不許  
會病小間強自力北比朝留侍經筵修先帝實錄上所  
以用公意益切而公病發益不支疏復乞骸骨上廉公  
憊狀憐之予告歸不及一歲而卒訃聞上為下所司治

葬諭祭二壇贈禮部尚書太常定今謚蓋異典也公為人孝友天性篤至然不以峻行潔寬然長者也其為諸生貧甚數棄不色戚既第日隆貴不色喜所接即匹夫孺子而不以情見其最重若相臣而無卑儀貌不能中人而毅然有三軍不可奪之氣其价使懷慶日而鄭王以言事忤旨徙鳳陽繫而攝國事者世子懼謬為恭敬餞迎用幣重公一切謝弗納其使恭順侯難公故亦弗納也而上已密使詞之矣侯乃感悟語公詞狀曰微公吾

幾中明法公曰吾不知也第吾所持使當如是耳公之  
請告還京師從衆謁相嚴相嚴莊謂客曰倭旦夕平云  
何胡總督才足辦也而南中人往往為倭挫胡君何好  
亂也胡總督者相嚴客也公前立應曰固也相公雖明  
遠度之不如不佞目覩也胡君擁十萬師無尺寸效而  
賊日夜躡赤子財賦地不佞南中人不得一單枕卧何  
言好亂也相公業不欲聞之誰為相公間者於是相嚴  
改容而謝公曰善夫生之箴我然數已目懾公矣公領

治誥勅而陸太保為緹騎帥與相嚴表裏其勢傾天下  
後先有四妻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公朦朧挾兵部移  
以請公執不可相嚴為請之又不可則索金而夜要公  
公笑不顧曰公毋溷我吾所守禮也太保不自憚去竟  
不敢言封最後妻矣學士地親而格重不當祭酒即祭  
酒不當南而公意殊安之且曰吾懼夫不稱乎抗顏者  
耳居四載無一書政府人問其故笑不答當公所不可  
若氣勁甚而要歸於忠厚其佐吏部而張司務者迂數

迂公多吏譴及考察而尚書毛公欲黜之公為請曰是  
迂故多吏譴未及格也竟免公之分考會試三主應天  
試一主武試二所推轂多天下賢士大夫而最著者為  
今元相李公所為程式文行世誦之以為法四方造請  
碑誌序記日踵門公投篋而應之有餘功其揮洒若不  
經意而規歐藻蘇春容乎言之也公為德不近名為文  
不近好為吏不近俗以故天下雖知公然不能盡公而  
其用公亦未盡以為恠初道病欲歸而貽書李公曰諸

公在廟廊固重用賢矣而易於退不肖夫退則錮之與其輕而退賢也夫寧誤而容不肖也且縣官方急材以南北無足使者不於此時博選而厚植之一旦何以應詔李公矍然稱服公欲具疏欲有所言會病不及上而罷公之少也嘗扁舟巢湖中夜有炬火數百千逼舟公厲聲叱之曰吾在何為者即應聲滅以故公雅自負當大用及未盡用而人恠之以此有丈夫子三而其長汝稷即以公廕入太學乞余傳者也

王生曰當先帝之歲甲辰而天下遂無不稱瞿文懿公者然豈能為稱公哉明興大臣之得以文懿謚可指數也而公獨與故儲公瓘其為第一人於甲辰同其謚同其以文行當官慎勤同佐南銓而不及相以下壽終同皆名實彬彬君子也夫以瞿公之眇小言天下事勁挺不阿貴權者寧可皮相也太史公之致慨於留侯有以也

喻司徒傳



蓋嘉隆之際稱名臣者曰少司徒喻公時云而喻公之成進士也則首拜吳江令吳江巖邑戶口財賦甲天下吏緣是得乾沒為姦隱賦賄出入若大萑苻然而公至則嚴句校具得其狀始為契法提衡之秋夏稅以限上毋事敲朴力役有則應以時至毋待號召鄉小民鬪閱毋復之三老就公片語立決大者笞十餘斥遣之各自得意去臺郡國下訊牒及宓利害闢白鏽一大櫃中手自封發吏亡問不得事也即不敢望得公一颯笑以少見指

而鄉小民亦不復知有吏公不為操切假惠文彈壓閭右  
時時有所劾治皆取大猾尤者吏及大猾惴惴戴三尺  
而立然竟公任亡敗墨吏即御史行部吳江亦不問吏  
及大猾指名無事刺促令代我治之矣大江而南四郡  
一州十五邑亡論遠近稱喻青天喻青天竟用治行第  
一徵拜御史前是太保王肅敏公廷相見公文而善之  
意不欲公外補公對曰必不我也誰當外者王公竒其  
言而疑其不讐後乃心服公為御史屬敵欲求貢或謂

敵狡給我且事體大勿許便公疏曰母爾也敵以虛紿我而我遽絕之是授彼名也敵以實輸我而我逆拒之是創彼心也我且又代負夫不為彼先不為彼後內固吾守而外探其幾此在一才邊吏任耳公又條備敵十四事上之咸報聞相嚴者初得幸上有墨聲公抗疏論列謂其人險而獍久之且亂天下業已上即素服候訊北闕上心動公言而難去嚴為兩已弗究公遂出視鰲政河東屬歲旱公禱雨早弗利民而當饒得鰲或強公

母禱公曰不可利國等耳吾不忍以吾職易吾民竟雨  
立澍應歲大稔而齷額亦不虧相嚴日益費用事公乃  
移疾歸會其母李老病不解衣而侍湯藥顛於天乞減  
已美以代李卒毀瘠踰禮服除彷徨久之相嚴內懾公  
中州名士行能高未有以中而部檄公強起出按蜀亦  
自勵有風稜嘗紕一方面一大將雅叩瀘三州守賓陽  
江油萬大寧四令不法狀窮治亡所縱舍汚吏望風解  
印綬去蜀以大治已監壬子試所得多才儁公一夕夢

若數百人焦頭哭請救次日問所部則有大火飛渡江  
為災近千家焚死者不能殮公調棺槨為設薄奠夕復  
夢來謝如初還長其道事尋遷應天丞轉太僕俄以右  
僉都御史督西輔六郡公日夜拊循其吏民練兵實選  
將扼險敵騎入犯距浮圖峪十里覘我師整而和遂巡  
引去亡何改督操江佐南臺數上疏陳便宜計擒大盜  
汪然朱良弼等振武營兵驕再倡亂公奪其謀進右副  
都御史督漕運公故嘗為令屬江南運為四議以請其

大指約束長賦者毋私兌留減存料銀添給運卒行糧  
改徵脚直詔可仍著為令公益精勤於職爬搔垢弊殆  
盡籍羨餘金萬計入之朝時人為謠曰夔夔鼓下長淮  
真若翁青天來俄用言官薦進督陝西三邊軍務公至  
則獎率將士出邊鹵首酋百餘馬駝牛羊稱是酋濟納  
賓圖台吉入寇公合三鎮兵徼破之獲首酋五百餘又  
以延綏兵搗敵獲百餘級三上捷賚白金文綺進食二  
品奉久之拜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應詔上八事所陳

嚴補替禁奸詭定編派於兵政尤切敵入寇京城公佐  
大帥鎮遠侯營於郭敵不敢越而南手詔慰勞賜玉食  
法酒尋出為南兵部時大司馬病在告而公攝武選軍  
政進其屬矢天諭之一時翕然稱明考績至家有嫉公  
者中以浮言候別用公歸可三歲所而薦疏騰上召為  
南戶部侍郎督留儲業已病矣強起共職條上四事曰  
明注選重部運省解納分水兌詔次第行之公竟以不  
勝劇卒年六十五公為諸生所構撰經義策論傳人人

且用是魁其省後好為古文辭源出盤庚周禮追琢詰  
屈世所謂喻氏學者也公字中甫別號吳臯其先世豫  
章人徙於光遂為光人有丈夫子三三立三素三象彬  
彬世其家

王子曰余吳人故所稱喻公於吳獨詳耳潁川黃丞相  
功名損治郡乃公歷中外亡害奚啻潁川哉漕河天下  
吭咽歲課稱最西陲仗鉞控及萬里入贊樞廷出參留  
鑰蹶而復振以佐計相乃猶惜公不大用何也豈八坐



之地尚有餘席待公而不究耶中州龐厚鬱積其人才  
往往博大任重道遠著為文章深含崛發乃自古記之  
矣

魏順甫傳

魏順甫者名裳世為蒲圻人大父溶鄰水令以治稱去  
而其人祠之學宮有三子仲曰正初為襄長史季正蒙  
曰中憲君順甫父也以順甫貴封如其官順甫之從長  
史遊太學則已讀周禮左氏國語及唐李杜名家言矣

居恒謂生當以三尺素豪於古人間安能吾伊學官語耶十六試諸生高等是時康學士雅自負博而辨又貴倨也所引說經史連拄諸生口獨順甫避席奏對不窮又所請益時出其表學士自失曰何物少年乃爾足三冬耶諸生亦大喜謂阿游何渠使五鹿少府角折也蓋又十餘年而舉鄉試又四年而成進士授刑部山西司主事喪其嬖劉恭人請急歸復守故官始與予及李于鱗輩遊而好為古文詞順甫自以材不稱諸子益自刻

苦晝從曹中治司空城旦小間即開卷非夜分弗釋也  
而會母李恭人疾順甫廢寢食而侍者月餘搏顙顙天  
者無數以是亦羸困而李恭人竟卒順甫痛哭不欲生  
一夕亦絕旦而蘇時同年李師孟吳明卿視之順甫張  
目曰得從先恭人地下無恨以後事累二子二子曰吐  
嗟不有而翁在耶順甫乃稍稍就粥飲杖而起然當其  
委頓時已為李恭人屬草謁余銘矣服除當補官三月  
餘不報人或謂順甫不當有所造請耶順甫笑曰我一

款段馬不數步而僵且歸矣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久之復補山西司順甫凡三為其司主事同舍郎皆後進据其上而其於推案文法無害咸拱手矣已稍遷員外郎郎中最後為濟南知府時于鱗已棄官里居一切謝客順甫三及門而不見以一蒼頭報謝人或謂曰與若部民胡倨也順甫益往候之于鱗不自得乃出飲談詩甚懽順甫性高簡亡所過從必于鱗即伺于鱗亦無它客也以是竟其任時或謂順甫文章士心易之然

其為刑部甫蒞事而寬大同叅議獄爭於其長及執政  
莫能難也決大獄江左譽其情稍有間者即為讞語著  
於牘以授御史故于守濟南益敏練有聲是時寇蜂起  
齊魯間順甫畫策誘誅其渠率數人而散其黨使歸耕  
曰汝第為善不汝曩也所屬邑獨章丘腴而其人最苦  
徭賦則皆為豪所侵順甫奮身往悉逮豪寘之理於是  
伏田盡出而小戶大要得足食亡困徭矣於是順甫以  
最滿封中憲公如其官遷為山西按察司副使分巡冀

南道順甫為濟南三歲所得臺史薦凡六最後一不當其意竟以指擿去副使歸是時中憲公尚無恙順甫自憲曰吾今乃得稱人子矣所以共奉娛悅百端念其二庶弟弱悉出橐中裝置上產三百分子之又為置良人室曰及吾父而俾之立也已教授里中諸生咸彬彬北面稱弟子久之中憲公卒順甫艾矣而其毀加於哭孝恭人時汪伯玉鎮楚念欲構楚史不就亡能當之者以聘順甫及豫章余德甫德甫有宅故不就順甫既服除

乃即家開局集諸郡邑博士掌故手裁定之而先上其  
草伯玉伯玉讀叙傳雜論而喜曰班荀儔也歲癸酉九  
月余起家為楚按察使以書報順甫順甫來武昌而余  
有嶺南遷且發順甫追及之夜飲於漢陽之晴川閣瀕  
視二江環流挾月如璧意懽甚謂余曰自吾登天門視  
日出而于鱗寔偕併是樂為再哉弗可三矣余少於順  
甫七歲而鬚髮強半白順甫甚鬢氣充然若少年子余  
謂大匠庀楚材殆遍將無及子耶笑弗荅蓋別之八閱

月而順甫卒矣順甫所為楚史凡七十六卷數十萬言  
而是時楚人何某亦為楚史成俱上之臺或言二史當  
合者順甫意不懌曰五色有可合也者而緇白不可合  
也母已則寧篋吾史乎蓋順甫疾所繇心血耗則以楚  
史故既屬續謂其次子彬如曰數盡矣夫吾詩與文孰  
傳哉其屬之元美遂瞑得年五十六順甫為人溫溫長  
者而性特介於取予辨毫髮不苟所善如于鱗明卿及  
吳興徐子與順甫皆兄事之所最莊事于鱗亦以于鱗



故推東郡謝生一日謝生恨于鱗數其郡不法事衆默然順甫獨前質曰為先生見之耶抑聞之人耶生遽曰亦聞之人耳順甫曰于鱗之善先生天下莫不聞先生宜得之久今以人言而遂信之則不明有所聞而不以告于鱗則不忠不以告于鱗而告之士大夫顯者則不厚裳請改事矣遂拂衣去謝生譖乃敗順甫所習自經典子史諸天官卜筮龜策地理家言靡不精究其詩最善近體沈鬱勁壯有河朔風於文尤精刻削法森森立

不以藻競夫治飾澹辭侈靡為市門粧者見順甫可愧  
死已順甫有四丈夫子樸如為衛輝府同知彬如慄如  
皆邑諸生有文彩樂如尚幼

贊曰夫以順甫之便吏治不苟取予又溫溫長者其才  
行足蔽官而竟不達何也或謂順甫死已耳不死將有  
所為士固未可知以順甫之為楚史而天假之日又不  
使猥管雜之既成而不得獨奏又寧獨官也雖然以順  
甫而不得竟循吏良史詣則可將不得稱循吏良史也

哉

許長公小傳

語有之人富而仁義附焉此言非耶夫仁義伸於富之所及而屈於其所不及此非真能行仁義者也今天下不為賈而賈行者其人類諱賈獨徽之人不諱賈以故豪長者多游其間然其大指以趨射乾沒技相高其最能結賢士大夫傳於名以顯未有能蹈隱約躬行仁義至死不悔者也有之自許長公始許長公者名鈇也而

字德威其父曰汝賢長公少育於外家汪弗令習儒曰  
夫夫安能袖書以槁耶而長公竊從儒家言受之諸子  
史傳業成誦矣而季父汝弼行賈吳乃挾長公以從季  
善心計決筭多奇而長公以謹信操其贏季益自發舒  
有游間公子之富與名而長公又雅善尺牘時時為季  
還往傾其儕曰是許季也而彬彬質有其文哉而長公旦  
夕未嘗廢書也有書生雅誦記意傲長公以所不知而  
不能退而指其闕歎曰彼有人焉未可輕也季初無子

子公之異母鈺而最後亦自生子金長公既用勤輔季起其產而亦能因時居積稍稍具橐裝季尋卒長公護其喪悉以遺貨籍而授之金與鈺人或說鈺曰季故無子金它抱也鈺訟之官弗勝恚而死獄也諸弟人人甘心金矣長公泣謂曰均吾弟也而金衷今死鈺已辱即幸勝而再辱金而無益死者何以見大王父地下乃割橐中裝以撫鈺孤曰庶幾有以慰鈺也金既得志遂誣長公嘗侵季貨長公不辨益割橐而授之人或謂長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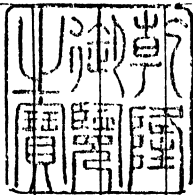
衷也而奈何授之橐而自居辟長公第謝曰金辟我衷幸諸君知之而吾又何恡也且不忍倍吾季則長公橐日損而會二弟為小賈長公則又助之賈最後其少弟上鹽課後期當沒引長公橐不足稱貸為上課弗責償也於是乎長公之橐若洗矣而父汝賢以老死葬弗克備禮長公既禫當之吳中收責泣而歎曰已矣吾尚安所事衣食哉為詩五章以見志明年遂焚券不復行賈矣長公固貧然好行德益甚念其外家汪寔歲時存遺

不絕迎其寡母方母之人謂長公不為諸季割橐當饒  
長公笑曰吾安能饒吾能自忍困不能忍人困即益我  
橐而我所不忍者亦次第益也吾安能饒長公老且失  
明矣而時時杖而從宗人間為排解指誨咸尊事之以  
為許氏祭酒長公有子曰國少警敏長公口授之書且  
撫之曰夫許之先德不乏矣而未有報也其在孺子乎  
不然何以使善者勸國試南畿為第一人報至而長公  
病以卒亡何其配汪孺人亦卒孺人尤賢工女作能寬

長公於貧而佐其施云長公所著詩及許譜傳若干卷  
王子曰余以甲戌識贊善於燕中云所謂國者也方日  
侍白虎幄授人主經國史著作以其官贈長公顧語及  
之則未嘗不咨嗟賈涕也曰得以一日而事長公及令  
見之而今即百何益也余嘗讀后稷之詩以為周之大  
業昌熾若此而其起乃自農累織積微以厚為基然哉  
夫以許長公之為德不能出期功外若至眇少矣充其  
志雖無一物失所可也天之報許氏固未量哉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三

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sub>臣</sub>陸伯焜

中書<sub>臣</sub>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張埴

謄錄監生<sub>臣</sub>鄧肇槐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傳四首

李于鱗先生傳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業  
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滄溟先生者而自其六

七友人居恒相字之故其為于鱗獨著于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貴事德莊王為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產繼娶於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弔也旦辟纊不足以資修脯而自其挾冊請益塾師為之遜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髻鬣交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竒于鱗文擢諸生冠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誥學間側弁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

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  
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  
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竒雋居  
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  
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  
讀之以為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佼佼者耳不  
以規矩不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  
氏檀弓考工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撫其

華而裁其表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歷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于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為篇篇得而為句即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于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為天地所秘者創

出於胸臆而不為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徧之調  
于鱗以全收之即其徧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  
之為主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寢以劇守  
文法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属于鱗  
籍籍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干贄不為名計出曹  
一羸馬蹙躩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  
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  
之事于鱗咸弟蓄之為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



最後于鱗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讞最號公平柄臣子銜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俄出守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客眷鞫鞠臆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晨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為興除脫若承蜩矣于鱗之守順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或未之見也奏記臺使者手自削牘牘

多古文辭語為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鱗曷曷自濯  
洗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輔前後尉薦亡慮數  
十隣郡嚴事于鱗若大府以故得請白媪志嘗蠲馬牧  
地垂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  
作供比真定十之二益永年傳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二  
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榆嶺為  
晉趙關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  
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毋出

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肆之  
滿三載贈郎寶如于鱗官母張為太恭人尋擢陝西按  
察副使視其學政于鱗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  
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詞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  
矣亡何其鄉人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  
鱗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  
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  
東歸吏部才于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為特請

予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  
鱗歸則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宅無所  
溷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干旄屏息巷左納履  
錯於戶奈于鱗高枕何去亦毋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  
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亦罷官家居  
坐客恒滿二人間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次古樂府擬  
之又為錄別諸篇及它文益工不踈而走四裔然居恒  
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吾

其季孟間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以鴈行進也大司空  
朱公衡時巡撫伺于鱗間迫起之為置酒懽甚自是諸  
公推轂于鱗者相踵而會也今上初大徵召者碩于鱗  
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嘗視海道篆按覈軍實一切  
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叅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  
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來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推  
亢為和圓方互見其容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  
服還里不勝毀病困久之小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

十七所著白雪樓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駒博學能文章  
有父風

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千古欲  
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創獲之語烺烺象  
表者不虛負也或謂其聲不暢實位不配望壽不竟志  
以為恨夫漆園玄亭杜門著書而生寥寥者豈一于鱗  
也藉令台鼎足重李生彼夫屈宋兩司馬幾先得之矣  
無涯之智結為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鮮嗚呼何恨哉

文先生傳

余讀太史公叙致九流顧獨不及文章家言詎藝乎哉  
誦者少其貶詘節義然至於傳田叔司馬相如抑何其  
詳亶厭志也范詹事為漢書稍稍具列獨行文苑稱有  
尚矣夫余自燥髮時則知吾吳中有文先生今夫文先  
生者即無論田峻孺裔夷至文先生嘖嘖不離口然  
要間以其翰墨得之而學士大夫自詭能知文先生則  
謂文先生負大節篤行君子其經緯足以自表見而惜

其掩於藝夫藝誠無所重文先生然文先生能獨廢藝  
哉造物柄者不以星辰之貴而薄雨露卒亦不以百穀  
之用而絕百卉蓋無所重也文先生者初名璧字徵明  
尋以字行更字徵仲其先蜀人也徙廬陵再徙衡為衡  
人至元而有俊卿者以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次子  
定聰為散騎舍人定聰次子惠為吳贅遂為吳人惠子  
洪為涑水教諭教諭子溫州守林則先生父也先生生  
而外椎八九歲語猶不甚了了或疑其不慧溫州公獨



異之曰兒幸晚成無害也先生既長就外塾穎異挺發  
日記數百千言嘗從溫州公宦於滁以文贄莊景郎中  
莊公讀而竒之為詩以贈然先生得其緒於門人往往  
舍下學而談上達因絕口不名莊氏學歸為邑諸生文  
日益進年十六而溫州公以病報先生為廢食挾醫而  
馳至則歿三日矣慟哭且絕久之乃蘇郡寮合數百金  
為溫州公賻先生固謝不受曰勞苦諸君孤不欲以生  
汙逝者其郡吏士謂溫州公死廉而先生為能子因脩

故卻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先生服除益自奮勵下帷讀恒至丙夜不休於文師故吳少宰寬於書師故李太僕應禎於畫師故沈周先生咸自愧歎以為不如也吳中文士秀異祝允明唐寅徐禎卿日來遊允明精八法寅善丹青禎卿詩奕奕有建安風其人咸跡弛自喜於曹偶亡所讓獨嚴憚先生不敢以狎進先生與之異軌而齊尚日懽然亡間也俞中丞諫者先生季父中丞公同年也念先生貧而才先生欲遺之金謂曰

若不苦朝夕耶先生曰朝夕饘粥具也俞公故指先生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先生佯為不悟者曰雨暫敝吾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遺金事一日過先生廬而門渠沮洳俞公頷曰通此渠若於堪輿言當第先生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傍民舍異日俞公自悔曰吾欲通文生渠奈何先言之我終不能為文生德也先生業益精名日益重寧庶人者浮為慕先生貽書及金幣聘焉使者及門而先生辭病亟卧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

人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邸虛其左而待若不能效枚  
叔長卿曳裾樂耶先生笑而不答亡何寧竟以反敗於  
是尚書李公充嗣撫吳中薦先生於朝而先生亦自以  
諸生久次當貢至京吏部試而賢之特為請超授翰林  
待詔翰林楊先生慎黃先生佐吏部薛君蕙名能博精  
負一世才以得下上先生為幸大司寇林公俊尤重之  
間日輒為具召先生曰坐何可無此君也先生為待詔  
可二年脩國史侍經筵歲時上尊餼幣所以慰賜甚厚

然居恒邑邑不自得上疏乞歸寢不報又一年當滿考先生逡巡弗肯往再上疏乞歸又不報亞相張公者溫州公所取士也用議禮驟貴風先生主之先生辭而上相楊公以召入先生見獨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而後見我先生毅然曰先君子弃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立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諄甚愧見生幸寬我至是楊公與張公謀欲遷先生而先生

愈迫欲歸至三上疏得致仕御史鄭洛請留先生為翰林重朝論躋之先生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戶外屢常滿然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為姻黨而窘者雖強之竟日不倦其他即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蹠而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甄他珍貨直數百鎰贄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生慕先

生耳盍為一啟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啟之而後辭不  
恭竟弗啟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先生里而拜以不得見  
先生為恨然諸所欲請於先生度不可則為募書生故  
人子姻黨重價購之以故先生書畫遍海內外往往真  
不能當贖十二而環吳之里居者潤澤於先生之手幾  
四十年先生好為詩傳情而發娟秀妍雅出入柳柳州  
白香山蘇端明諸公文取達意時沿歐陽廬陵書法無  
所不規倣歐陽率更眉山豫章海岳抵掌睥睨而小楷

尤精絕在山陰父子間八分入鍾太傅室韓李而下所  
不論也丹青遊戲得象外理置之趙吳興倪元鎮黃子  
久坐不知所左右矣先生門無雜賓客故嘗授陳道復  
書而陸儀部師道歸自儀部委質為弟子其最善後進  
者王吏部穀祥王太學寵秀才彭年周天球而先生之  
二子彭嘉亦名能精其業時時過從談摧執文品水石  
記者舊故事焚香燕坐蕭然若世外而吳中好事家日  
相與載酒船候迎先生湖山間以得一幸為快雖孺子



亦習知先生名至市井間強勉為善者其曹戲之曰汝  
豈亦文某耶先生事其兄奎恭甚內行尤淳固與吳夫  
人相莊白首也生平無貳色足無狹邪履貧而好施周  
人之急甚於己見以為峻潔自表而待人溫然無少長  
無敢慢至九十猶矍鑠不衰海內習文先生名久幾以  
為異代人而恠其在謂為仙且不死已未為御史嚴杰  
母書墓誌已擲筆而逝儵然若蛻者諸生奔訃上其事  
臺使者祀先生於學宮先生詩文集若干卷有莆田集

行於世丈夫子三人彭為國子博士嘉為吉水訓導臺  
先卒諸孫曾中多賢者

王世貞曰吳中人於詩述徐禎卿書述祝允明畫則唐  
寅伯虎彼自以專技精詣哉則皆文先生友也而皆用  
前死故不能當文先生人不可以無年信乎文先生蓋  
兼之也先生晚而吳中以朱恭庸公希周並稱夫朱  
公者恂恂不見長人也何以得此聲先生哉亦可思矣  
余嚮者東還時一再侍文先生然不能以貌盡先生而

今可十五載度所取天下士折衷無如文先生者迺大  
悔與先生之子彭及孫元發撰次其遺事

盧柟傳

盧柟字少榎一字子木大名濬人也其先世業農穫則  
什一而息之故以貲雄於鄉柟少負才敏甚讀書一再  
過終身不忘父為入貲太學上舍數應鄉試罷免歸柟  
才高好古文辭不能頽而就繩墨為博士諸生業以故  
試輒不利而聲稱奕奕在薦紳間著也柟為人跡弛不

問治生產時時從倡家遊大飲飲醉輒弄酒罵其坐客  
毋敢以脣舌抗者而又豪歌詩當所得意下筆數千言  
立就客咸咋指遁去竟用是敗濬令某者數刻深名法  
家言於文非能好之陽浮慕之以張吏術耳謂柟邑諸  
生才得相從事幸甚柟亦欲借令謬恭敬為相得極歡  
令嘗從客語柟吾旦過若飲柟歸與翁媪益市牛酒夜  
共張至旦室邑子相戒盧生有重客門之履相蹈也而  
會今有它事日昃不來柟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則已

卧報令至柵故徐徐出坐久之柵稱醉不能具賓主令  
恚去曰吾乃為僮人子辱愧見其邑長者邑人素惡柵  
者為柵讒曰是嘗見令君文而笑且唾令益怒亡何柵  
干捩其役夫得伏麥以為盜也榜之役夫被酒自理而  
聲強柵復加榜焉旬日矣役夫夜壓於墻隕事聞令令  
色動曰喑纍是復能倨見我耶匿役夫所繇死狀當柵  
抵坐獄具上報可柵既已坐大辟繫獄又令仇之故母  
敢為稱寃者而會柵鄉人間嘗侍飲不遜柵目攝之去

已來為獄吏夜縛桷格箠之數百臂踵悉潰爛且死矣  
吏以他事罷得不死乃感慨折節益讀其所携書著幽  
鞠放招賦以自廣其幽鞠曰盧桷既用事逮繫濬獄與  
幽囚伍瞽憤迷惑目無日月不知晦朔仰天太息曰嗟  
噉聖人脩身晉道立命不貳賢者推運循理以定所天  
顧桷微眇離茲憲網問諸造物而已因作賦以自廣其  
辭曰帝顓頊之嬋媛兮皇波汪乎姬姜遭海岱蜿蜒於  
北陬兮靈宗嘉牒於范陽運雲雷之靈霽兮踈蹠改南

服淑浚土作甘美兮躡康侯之芳躅皇傑梧董道以迪  
惠兮母氏靜約而告育曰余夢文杏霍飀於霄漢兮芙  
蓉曄而尚粹溘焱焰儵而進兮應龍齧齧而下弭偵蚰  
虬以舐燄兮頷仵攫而速惴億錯指以羣號兮朋駉駉  
而決皆條恍恍以隕虛兮覺懷妊而因基此母陳夢  
夜有娠寤  
余降於衛許兮幼好姤而岐嶷岌青雲之偉冠兮挾長  
劍之陸離朝晡余髮於崑崙兮暮濯足於咸池擘招搖  
以為祛兮履彗星以為綦余長喟其歷之未瑰兮勗修

余之菲芳裁薜荔以為衣兮衷芙蓉之翠裳集菌莖以  
為藉兮糝杜蘅以為裱揭旌於蘭皋兮稅駕乎芳之塘  
余迅減鞞以高舉兮汨鍬翮而填隕謂曾參之殺人兮  
談市虎而成允蒼蠅習習其貝錦兮魚目效明月之瑾  
璨嫫母慙以媵嫚兮擯西施之頰晚而目眴蝮虺仇仇  
於几筵兮戈鋌森森以刺余目既阨余之倅麕兮又藉  
之以鈇拳低曼睞彼犴狴兮桀血斷而封矚官闈怒以  
蹲踞兮視將躩踞而矯鵠檻膠屨以黜軋兮棟屈蠖而



厭厭弱縲纒纒於伏棧以苦余兮仍反接而窘臂耳嘈嘈  
若有聞兮何述迴而怫悞目炯炯以或見兮佇鑑勿而  
復賸神軼氛芻芻以潤養兮精憧憧而往來覺塊然滯  
此一方兮心猓猓而增哀鼯鼠淫啜以齒余髮兮魑魅  
含睇而毳毳僂僂相喃以對泣兮御糾糾而呵護般  
逮余兮紛厯緊鵬鳥之巢蚊睫兮焉能戢此軀也枕雕  
虎以燕憇兮又誰知不我虞也悲時畧之適邁兮曜靈  
忽其西藏微霜淪而下降兮恐瑤草之不芳高馳志乎

雲中兮竦精氣而相祥王喬衙衙而弗顧兮赤松告余  
又荒唐行偶偶獨日暮兮安放乎不死之鄉橫衝波而  
微舟楫兮天吳搖首而振怒歷太山之坎軻兮魍魎齧  
眇以當路猿援蹇以在柙兮雖輕捷其焉去鳳凰之罹  
尉羅兮縛萋萋之華羽抱鬱軫以顛處兮呼蒼天以為  
直戒五嶽與嚮服兮俾河海使聽殛咎繇遠以不聞兮  
玄武違而莫惻何羣神之豐豐兮靈炳耀而罔恤夫余  
既不能蟬蛻於茲蕪穢兮眇棄風而長驚心結思於大

荒兮魂竄竄而上度激青雲之霏霏兮飄風回而霽霧  
載玉女於後乘兮飭豐靈以先路羲和儼以驟棄兮望  
舒翥而傲御征輕輅之闐闐兮八鸞鏘鏘以迫步承雲  
霓之氛靄兮靈旂繽紛蜺虬乎翠羽挹朝霞以為殮兮  
吸沆瀣之精英漱華池之飛泉兮聆鈞天於帝庭素女  
涕泣以淋浪兮間絃瑟而咿嚶虛妃歔歔以結軫兮潛  
咨語而沉情余凌軫虛而佚蕩兮將擘結手三光撰余  
轡而馳騁兮問元化於勾芒採三秀兮眺瀛洲之微茫

弭余節兮聊解珮乎扶桑睇南州以凌厲兮嘉桂樹之  
叢叢召風伯以驅煥兮謁炎帝於清宮何蒼梧之翳靄  
兮重華穆以揚靈湘密鱗而瀕瀼兮二妃胡為而弗從  
決白門以西望兮覲蓐收於金樞氣濔濔以莽曠兮薄  
暎暎而誰須觴王母之僊姝兮狹瑤池之芳都指玉勝  
以為約兮歌白雲以相愉荃既締余以好艾兮絕弱水  
而進輅齊玉轂之礧礧兮指寒門而並騫軼鍾山之幽  
黯兮今照之以燭龍召玄武為備禦兮勾辰翼乎紫宮

託鷲鳥為之先後兮問太乙之繚垣靈剡剡以黥約兮  
鳳凰承旂而飛軒雷師礮礮轟礮以震盪兮烈缺閃爍  
而施鞭護鬣肩以堪余兮闐咤噁而俾還卒攬涕反此  
舊都兮潔筵篲從卜乎巫咸曰天地無隘兮物無終始  
變化互渝兮幹流遷徙形氣轉薄兮或浮而沉造化沕  
穆兮禍福無門聿性命之難言兮誰知其極萬物糾以  
霧盪兮又安所止息惟大人齊物我兮以天地為廬舍  
總山川於毛髮兮騎日月以為馬夫有虞之潛厯阪兮

當歷數之在躬夏后胼胝而陟大寶兮季有光於黃熊  
震龍漦而下積兮顧駕禍於周庭白魚躍以膺大命兮  
劉氏顯而有功奚五羊以自鬻兮由余振於西戎尚鼓  
刀於海濱兮仲父射鈎而桓榮仲連談笑以却嬴兮胥  
重繭而存楚條相后而餓死兮鄴搖筆以光輔墨不黔  
以衛道兮孔轍旋而微伍光狷介以自湛兮夷顛頷而  
振古夫道固無涯涘兮行焉知其所如惟恬澹與寡漠  
兮斯真人之攸居從委命而察流兮遊寥廓之鄉忽喪

我而無是兮觀泰初之茫茫余託蜉蝣與遊兮曾日月  
之徜徉忽歸魄於玄壤兮又何足傷勉修余之傲服兮  
珮芳澤之幽蘭紉捐車之落英兮褰芷薜與射干飾翡  
翠而綴珠被兮爛的皪而芊眠組綺縞而飄颺兮下結  
之以雙璠余媲美而自鑑兮何媒妁之可攀夫君眩而  
弗御兮亦余心之媿媿系曰天地緼綸何時明我欲見  
之心徬徨輒轉懷憂祇自傷超軼絕世窮大荒帝極洪  
洞不可量緘悲歸來卜巫陽勵志肥遯含大章獲我所

思樂無疆放招文多不盡錄居頃之盜行剽迫柵父自  
剽死燒其廬子錢家咸負貸不償柵固已壁立矣今亦  
更悔念魚肉廬生何酷耶陰稍稍寬柵拳有所讐詩辭  
呼使從獄具草草上予酒肉食飲洗沐尋令去濬為大  
官事益解而故人謝榛先生者携柵賦游京師貴人間  
絮泣曰天乎冤哉廬生也及柵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  
乃罔罔從千古哀湘而弔賈乎陸光祖吳人有心計俄  
謁選得濬令至則首為更爰書上論鬼薪輸作三歲廬



柎既出獄家益貧乃為九騷謝陸令而謝榛先生方留  
滯鄴柎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而竒其文立召見  
賜金百鎰於是諸王人人更置邸延柎柎則稱客坐右  
坐握麈尾辨說揮霍數百千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  
鳴毫颯颯儵忽而為辭若賦各得以意去既酒醉故態  
畢發罵其坐人則人人掩耳走避柎竟亦不自得罷還  
顧橐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家也嬾囁嚅咎柎不顧曰  
天生盧柎為女曹地耶吳人王世貞治獄大名飛書大

伍山中勒邑吏具筆札受柎所著集若干卷柎故亦慕  
稱世貞嘗為文托謝榛先生致之不達至是見世貞郡  
臺把臂為布衣飲三日酒語慷慨恨相見晚也世貞序  
其賦畧曰余跡盧柎所邁逢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既稍  
得其古詩歌行讀而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爽然  
自失也三閭家言忠愛陴側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哉  
長卿務以靡麗宏博旁引廣喻其要歸卒澤於雅子雲  
謂之從神化來耶然自東京而下蔑如也諸儒先生號

名能文章家奈何取其所論著而姑韻之以為賦若茲乎哉即盧生所就幽鞠放招凡三十餘篇其概不得離津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之紀采人物之變與天喬走飛之態經緯臚列假二三能言之士如宋玉景差者蟬緩於左徒之門豈其先枻而室哉枻既以別世貞去南游金陵陸光祖為祠部郎留月餘走越歷吳母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

王生曰枻未死前一歲妻死生二女其一踰二十不嫁

柵死時世貞方坐家難浮繫長安邸中不得其狀也其  
文辭散失毋收者故為之傳其行略欲令後世知有盧  
柵耳予亦愚鮮量矣柵不遘邑令家不破亡然其文辭  
亦不工嗚呼世寧獨一令哉

陸叔平先生傳

蓋吳有隱君子陸叔平先生其人黃綺者流而不能盡  
掩其才執以少見於世世亦慕說之而莫有能名其德  
者余故為傳之君名治叔平其字先世由汴徙吳之包

山梅梁里後徙郡城遂家焉至君益轉徙支硎山中然不能忘包山榜其齋廬學者因遂稱包山先生云而君之高祖有為長山丞者世世受儒至君父銘起家遂昌訓導遷司樂清教不赴故文待詔徵仲高其節為之誌其墓君生而穎朗工治經義自其在諸生行數獲雋餼學官廩與太原王履吉王祿之相下上然挾以試應天輒不第而中好為古文辭去時尚益左君之為古文辭要以自媮適情志而已絕去一切酬應然亦竟用是有

聞至其於丹青之事尤心通所傳寫山水折衷勝國四名家竒偉秀拔時出創意點染花鳥竹石往往天造熙荃而下所不論也君既久困諸生不欲糜學官廩數上郡請罷去而郡守林懋舉溫景葵王道行諸公咸推君才為後先奏記督學御史御史雅已耳君名又難三郡守下書慰勞令毋煩諸生試餼如故而君不自得益欲罷去會君之從弟洽嘗受經君當貢遜不敢先御史遵遂檄君貢君又固讓不受御史乃更下書郡邑曰貢士

者為縣官薦才實亦以表勵風行非直論資校年也諸  
生治博洽躬行孝友敦睦以先其弟執經交讓縮足榮  
軌吾甚嘉之其令以貢士歸仍表棹楔稱褒獎恬退至  
意君自是治處士服益堅卧支硯不出矣君為人長頤秀  
眉目動止雅儒驟即之落落穆穆也徐而察之温如也  
已徵其談說古誼推風雅便章花月纚纚忘倦支硯故  
晉高僧遁遺址君廬在其下雲山四封流泉間之豐陸  
廣場地宜田圃衡門低庠不可托乘容膝之外皆藝名

菊菊多至數百千本它竒花木日南蒼梧萬里之種宛  
轉募致之手自封殖灌溉剪剔妙得其候歲時佳客過  
從即迎致花所出家釀酒之割蜜脾烹筭萌釣采之鮮  
頤指滿案雅歌留連竟日客不能舍去或非其人而強  
造者以一石支剥啄戒豎子不聽應也郡守蔡公國熙  
脩鄉飲禮悉汰去其凡者首致君為重賓至後李守鍵  
愈益推延君君賢其意為一再赴而已海內益知陸君  
而所親厚又稍稍出其繪事好事家禮懇懇購者踵相



接然絕不得以利動君君意有所許即不待數數請也  
自樂清公歿有庶子女五人而幼皆養君所以時室家  
之其視君猶父也寡姊之歸吳者貧無後迎致家穀之  
歿而歸葬於吳憫其鬼餒也為從祀於陸至今鄰有楊  
指揮者署衛事雅與君善衛故有羨貲為軍興不知何  
時亡去但有籍在每御史來按覈輒索私金以應金輒  
隨御史往最後御史得其狀以為楊指揮者寔盜之大  
具獄以待而楊貧甚計無所出君欲傾家為之緩不及

事會鄉人有罷官歸者富而雅重君君多許子息以貸  
得金走御史所報羨貲在卒以楊指揮免金自是為官  
有君竟代償矣而楊指揮卒於窶君復為治冢封樹素  
衣冠謝弔客客有愧弗如故人顧正叔者才豪士也嘗  
結君布衣驩而自其罷浙幕官歸家日以困避徙深山  
中謝絕交往君徵得之為歲時遺致饋醪且死以身後  
屬君君行哭求所善毛生墓旁地以葬正叔凡再感竒  
夢托謝鄉人人益稱賢君矣君既隱支硎其樂清公所

治吳城里二宅大出其橐裝剞其先祠屋右栖神靈左  
藏祭器謁文記之以屬其弟沼且推其旁第舍悉授之  
曰而世世供事染盛也君與沼同居怡怡至老不忍析  
而樂清公所遺田產不以予其子而予沼君今年七十  
六矣神明不少衰一日攜王子穉登狀來請曰與公生  
幸相當公不及我日而傳我即不諱目且不瞑不佞盖  
嘗過支硎從君遊竟日又君圖桃源記遺余所謂不待  
數數請者也

贊曰以陸君之文技足自奮於世何至晦匿深山中跡  
其推財借軀赴人之急而驟異之要之孝友內備恬不  
見是君豈其沾沾任俠人哉庶幾古所稱仁心為質者  
歟乃至謂不佞云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孔氏蓋  
記之矣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三